

正乙祠戲樓

正乙祠大戲樓

必曰此堂之有古令

總裁司事

北京燕山出版社編
陳晉楚

正乙祠大戲樓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晋楚
王宇鸣

封面题字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乙祠大戏楼/陈晋楚编.-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9

ISBN 7-5402-0880-5

I. 正… II. 陈… III. 京剧-剧场-北京-历史 IV.
J8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8458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 3 号 100031
新华书店 经销

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375 印张 112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3000
定价: 10.00

开篇寄语

文化遗产，岂能再生……

一九九四年正乙祠戏楼危在旦夕。知此情、观此景，我心急如焚，断然卖酒店，保戏楼。此举，一时成了百姓人家街谈巷议的话题，新闻媒介热情关注的焦点。

整整三个春秋，正乙祠大戏楼终于修葺一新，圆了我告慰古人、警世今人、留给后人的梦……

愿海内外同胞都来为挽救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伸一把手、出一把力，让她有血有肉、有神有韵，代代相传。



前　　言

“京剧艺术”、“戏楼文化”，对我来说的确是个门外汉。

1994年，因王宇鸣同志之邀，有幸参与正乙祠戏楼抢险修缮工程的监理工作。几个月来，使我对古戏楼产生了浓厚的情趣，意欲对戏楼文化，特别是正乙祠戏楼历史弄他个一知半解。于是，求教于《京都古戏楼》作者、北京广播学院周华斌教授和国际舞台美术组织中国中心秘书长、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李畅教授等，翻阅了《顺天府志》、《燕都丛考》、《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戏曲文化》、《京剧往谈录》以及《现代中国戏剧考察录》等数十部有关著作，研究了正乙祠碑文、拜访了自清咸丰年间开始负责管理正乙祠的潘、韩两家后裔韩淑贤老人（1911年出生）和负责杂务管理的高姓后代高增垣先生，对正乙祠戏楼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粗浅的了解，写了《正乙祠介绍》、《中华第一古戏楼》等短文，作为初步对外介绍资料。并与蓝勇同志合作撰写《久违了，古戏楼》一文，于1995年10月31日发表在《中国旅游报》上。由于古戏楼自身的文物价值，在戏楼修复开业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正乙祠戏楼成了新闻界的热门话题。从国内到国外，电视、电台、报纸、杂志不断刊文宣传，使小小古戏楼引得国人关注，世人瞩目。经研究这座戏楼竟是我国现存古戏楼建成年代最久（1712年），建筑结构为历史上第一座最完善的室内剧场；也是1995年北京四大会馆戏楼（平阳

会馆、安徽会馆、湖广会馆和正乙祠)第一座被全面完整修葺一新的古戏楼，特别是又恢复了她的演出功能。这在国际上也算得上是一桩大事。于是有人称她为“国宝”；有人称她为古戏楼“活化石”。这些称呼是否确切，当由考古学家们评定，但王宇鸣抢险修缮的確确实实是一座古戏楼，其功不可没。

人们习惯对眼前的古文物不以为然，拆之毁之，无人过问，也无权过问，一旦毁灭，于是大呼不该，甚至捶胸顿足，痛心欲绝。“既知今日能为善，何必留于后人憾。”王宇鸣个人出资抢险修缮正乙祠，在当今改革开放年代里实属“吃螃蟹”之举。历史上修建重建正乙祠都由十几家二十几家银号商集资，1989年那次修葺由人民政府投资，今天王宇鸣未用国家一分钱，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目前戏楼经营不景气，连连亏损，真真是赔本“赚吆唤”。

搜集整理正乙祠历史资料不易，修复管理古戏楼再度辉煌更难。有见于此，特将已搜集到有关正乙祠的历史资料、近200年的演出盛况、名家字画诗稿一并记录汇编成书，以飨世人，以期引起多方的关注！

正乙祠戏楼艺术顾问，北京市艺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傅学斌先生为本书戏曲顾问，并为之提供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侯希三先生提供了主要碑文。

限于知识匮乏，仅为学步之举，疏漏错误难免，恳请专家指正、读者见谅。

陈晋楚

1997.6

目 录

前言	(1)
钱行会馆与正乙祠(代序)	李 畅(1)
丁歌甲舞正乙祠 七律二首	王宇鸣(6)
正乙祠戏楼杂咏	(7)
话说正乙祠戏楼	陈晋楚(11)
一、历史的考证	(12)
1. 建成年代考	(12)
2. 正乙祠名称各家谈	(13)
二、历史上第一座室内剧场	(16)
1. 我国戏楼发展史	(16)
2. 正乙祠戏楼在历史上的地位	(21)
三、典型的古戏楼体制	(24)
1. 平面图比较	(24)
2. 清代戏楼的文字记载	(24)
四、三面敞开式舞台与京剧艺术的关系。	(32)
1. 京剧在世界戏剧表演中的地位	(32)
2. 三面敞开式舞台是京剧艺术特色 形成的必要条件	(33)
五、正乙祠戏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出盛况	(46)
1. 此处不上“八大拿”	(46)
2. 戏庄演剧必徽班	(56)
3. 供奉亦登万年台	(63)
4. 春阳会友大反串	(68)
5. “黄学”“熙春”盛七载	(73)

六、从正乙祠看三百年前宁波	
银号商人在京之活动	(82)
1. 开办银号操金融	(82)
2. 设立金店捐官衔	(83)
3. 大举义事联乡谊	(84)
4. “正阳左右列肆而居”有来历	(85)
5. 禁令不上正乙祠	(87)
七、专家谈正乙祠戏楼	(88)
1. 《三访正乙祠》	周华斌(88)
2. 正乙祠戏楼与光绪年间茶园	
演剧图	傅学斌(93)
八、京都戏楼知多少	(100)
附:	
1. 六十年沧桑话戏楼	(117)
2. 抢险修缮正乙祠戏楼记	(120)
3. 今日正乙祠	(124)
4. 王宇鸣与正乙祠	(130)
5. 正乙祠碑记(译文)	(132)
跋	朱家溍(141)
后记	(142)

钱行会馆与正乙祠

(代序) 李 畅

自明清以来，旧文人关心的是科考八股，间或诗词歌赋。真正关心社会及种种务实之学的文人不但少，而且往往被视为痴癫。旧文人中少而又少关心于戏曲的，而这些人中往往又集中于词曲方面的研究，而绝少关心那些只有江湖艺人才注意的戏曲装扮、砌末彩头以及舞台戏楼之类的事。这就使后人研究起来往往因资料的匮乏而十分困难。

比如有关正乙祠的一个小小的问题——浙江银钱业会馆为何冠以“正乙祠”这个庙名？就十分难回答，虽然自会馆建立之日起（康熙 51 年——公元 1712 年），到今天不过 280 多年而已。

我曾见到周华斌先生在《京都古戏楼》一书中对正乙祠名称来由的解释。也曾听到参与修复正乙祠戏楼的总经济师陈晋楚先生对会馆名称的解释。他们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其解释也都确能言之有据，能开启我们的思路。我又细读正乙祠中的残余碑文，再结合其它会馆名称的诸种称谓，不免重新唤起我的一个想法：正乙祠这一庙宇之称，会不会与浙江钱行会馆原本毫无关系？只是由于康熙年间浙江银钱业诸同仁集资先用后买了原正乙祠庙产，又因为老北京人习惯于使用老地名称谓，所以钱行会馆（在周明泰的《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中称为“钱行会馆正乙祠”）之名，反而不如正乙祠之名那末易识、易记、易找。长此以往，原有正乙祠之名反倒比钱行会馆更有名，这也是可能的。

为了证实这个想法必须有如下两个条件：一是正乙祠早于钱行会馆的存在；二是其它会馆也有如此称呼习惯者。现在，我看这两个条件都存在。

看了正乙祠所留下的三块碑刻，使人有一错觉，似乎浙江钱行人士在康熙六年（1667）或康熙五十一年（1712）就在西河沿此段买了一块地皮，然后建起了会馆：“以奉神明，立商约，联商谊，助游燕也”。再细看一下，同治四年（1865）所立的碑文中说：“其始于康熙六年，浙人懋迁于京者创祀之。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而康熙五十一年所立的碑中，这位撰文人诸起新先生对康熙六年这四十五年前的事不但一字未提，而且十分肯定的说，乡人是谋于“庚寅之夏”（即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然后动手集资买地并操作，并立碑于康熙五十一年。这是怎么回事？一块地产岂能买两次？同治四年碑文中说是会馆起始于1667年，康熙五十一年碑文中又说是祠成于当年。这不是一个大矛盾吗？这矛盾还不稀奇，稀奇在正乙祠既不建于1667年，也不建于1712年，另一本书上说它建于明代。

闽侯陈宗藩先生常年居北京。他在1929年写下一本《燕都丛考》（据北京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里面细述了北京内外城的地理、举凡城垣、胡同、庙宇、会馆等建筑及街道均有细说，书中不但旁征博引，而且亲自考查各处，因而，《燕都丛考》自1930年出版后，享有盛名。现在证明书的内容极少错误。它提到正乙祠时写道：

“《从顺天时报丛谈》：‘西河沿……余家胡同西口外有正乙祠，为明代古寺，清康熙五十一年重修。’”

这个材料极其重要，虽然只寥寥数语，但它可能是解开正乙祠康熙五十一年碑和同治四年碑的矛盾的一把钥匙。

自清代康熙、雍正两代起，在北京建立的工商、行业会馆、公所渐多，而到了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顶点。以后渐少，但一直到

民国以后尚有建馆者。(北京的地方应试会馆，就其数量与规模来说，比工商、行业会馆大得多，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工商会馆虽然一般说来有敬神，议事，居住，同乐，以至附设义地等等功能。但是自康、雍之始的工商会馆都以祀神为第一位，议事似在其次，而以后的工商会馆中世俗的功能日渐重要，以致到了民国前后成立的工商会馆、公所中，往往只以议事，办事为主了。如清代宣统三年(1911)成立的青韭园行功绩碑上，以谈入会、集资、保护行业为主，祀神只是附带一笔的事了，其它如靴鞋行财神会(民国三年，即公元1914年立)、安平公所(1919年成立)、商务总会(1911年成立)、织云公所(1914年成立)、京师饭庄商会(1926年成立)、估衣行商会(1919年成立)等等莫不如是。会馆、行会的宗教、地域色彩日渐让位与世俗与功利的色彩。

回头看看康、雍时期的工商、行业会馆，首先以祀神(行业神或一般神灵)，以求神灵保佑全行业人士、事业的种种平安为其首要任务。

如颜料会馆(前门外中芦草园)碑中记载：“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这里不但祀其行业神的二仙翁，而且自立庙之日起就叫仙翁庙，实行“庙馆不分”的办法。又因会馆隔壁为一火神庙，火神也能保佑众商号，于是连火神庙一并修葺，可见迷信之深。

又如雍正十三年(1735)创建的晋冀会馆(布商会馆)于立馆之初就在其购买的民房中厅设关夫子像，并左火神、金龙大王，右玄坛财神像，以佑商民。类似这种购置民房后首先立神像的，几乎比比皆是。

更有甚者，是会馆未立，同行集体就先找下一个庙宇拜神(少兼议事)。然后再进一步买下庙产，或是买下它处产业再立会馆。如药行会馆在嘉庆22年(1817)的碑中记道：

“我同行间在南药皇庙，同修祀礼，奉荐神明。……近因荒祠

久废，古壁成尘，我同行公同合议，于海岱门外北官园之南口，相彼基址，是用创修。兴土木之工，有基勿坏，绍前人之忌，后世无忘。……”

这说明南药皇庙不是药行的公产，所以天长日久坏了无人修，他们只得新立馆址。

由药行会馆可以推测正乙祠与钱行会馆的关系了。我们承认《燕都丛考》所引文字，即正乙祠在明代已有了。很可能自康熙六年起，一些浙江钱行同仁，在道教庙宇正乙祠中开始了集体祀神活动，也开始了一些同乡商人的商业活动。所以同治四年碑上有：“正乙祠在正阳门护城河之西傍，其始于康熙六年，浙人懋迁于京者创祀之。以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也。……”所谓“创祀之”，并不是买了地，只是开创了在此祭祀之礼。以后并在此商量了购买永定门外义园的事。但是此时，浙江钱业同行只是借庙祀神、议事，并没有将祠产买下，更不可能进行改建。这在会馆未成立时，做为同乡同仁如此行事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明清时代的庙宇，也允许施主们有此种活动。

旧中国的庙宇往往担负多种功能：其可住宿，犹如客店；其可停灵柩，犹如殡仪馆；可演剧，犹如戏院；可施药诊病，犹如医院；可议事，犹如会堂；可授徒犹如学校，再加上它本身的诸种宗教、仪式活动，庙宇几乎是一个万能的文化机构，只要施主肯于施舍，把它当个暂时的会馆也是可以的。正是由于此，不但钱行会馆可以使用正乙祠；同样，药行会馆使用南药皇庙，梨园会馆使用精忠庙，糖饼行使用马神庙都是一个道理。

但是临时使用（或借用、租用）终非久计，于是才有康熙四十九年同行们之议谋：“吾越之在版图中，犹太仓之一粟，沧海一苇也。然来于是者，垒垒差差，实繁有徒。不创造一公所，则吾乡之人，其何以敦治此，通情愫，且疾痛疴痒，其何以相顾而相恤。”（见康熙五十一年碑）于是才有康熙五十一年的集资、购地

(购原正乙祠)，鸠工等等活动。才有了一个正式的浙江钱行会馆的出现。

对比起康熙五十一年买地，营造创立一个正式的会馆这样的大事来说，乾隆四十五年前浙人就在正乙祠祀神、议事等来说，就算不得有分量的事了。再加上康熙五十一年的撰碑人诸起新是个进士出身并在翰林院任职的官员，碑文上显露出一副以官对商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和恩赐的态度，碑上未写康熙六年后的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再看第三块同治四年的碑中也只提“正乙祠创建自国朝康熙庚寅（1710年）……”而未提康熙六年事，也证明了会馆正式建于1710年至1712年。如果做此理解，正乙祠的三块残碑之间的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

以老地名称新地名，本来就是老北京人的一种保守且不爱动脑筋的旧习惯。所以，精忠庙比梨园公会有名；马神庙比糖饼行有名；火神庙比文昌会馆有名（同治三年有书业行会性质的文昌会馆购买了火神庙的庙产而建），财神庙比浙慈会馆有名（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浙江慈溪的成衣匠们购买了前门外的财神庙为浙慈会馆），都是老北京人喜旧厌新之故，所以正乙祠的称呼沿袭至今，而不称银钱业会馆也是同理。

我仅仅是根据一些老会馆，旧庙宇的一般情况，结合我在北京60年的生活和观察所得，对正乙祠与银钱业会馆的关系作如上的推论。聊备一格，尚希方家指正。

丁歌甲舞正乙祠

七律二首 王宇鸣

久违京城古戏楼，
画栋雕梁重新就。
京评昆杂齐争艳，
唱念做打同气求。
五行绝色技精娴，
四座宾朋颂赞歌。
中华国宝今犹存，
发扬光大自有后。

丁歌甲舞正乙祠，
曾醉昆仑万年台。
历经劫难曲声尽，
倍受冷落疮痍在。
改革开放兴华夏，
推陈出新振国粹。
举世难得一古楼，
全球瞩目道妙哉。

正乙祠戏楼杂咏

京都金融谁开先，浙人首权子母钱。

正阳道宽一变三，列肆而居过半街。

注：文史资料载：北京的银号在清康熙年间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并在正阳门外西河沿成立了“正乙祠”。这时的银号都是浙江宁波人开办的。在正阳门左右列肆而居。“操奇赢，权子母，以博三倍之利”。

正乙东家开金店，兼卖首饰捐官衔。

挣得银两置义园，东院还有魁星殿。

注：正乙祠东院三间北屋供文昌帝君、观音大士和“三官”，为儒、释、道三位一体以儒为主的神殿。殿南约十米处还有一魁星楼，可见此处是为崇文而设，与“捐官衔”相匹。

祁神积德为商本，权将明寺联乡情。

岁岁年年同祭祀，浙人从此相顾悯。

注：银号商将正乙祠作为“众善会议”之所，认为“积德愈久，其店业愈隆，而神之福之亦愈厚”。故每至春秋假日，“祀神饮福，冠裳毕集，献酬交错，相与为欢”，并设义园“以厝同人之没而无所归者，使不暴露”。此实为宁波在京银号商之义举。

宁波商人 300 年前将崇文尚义作为经商之本。

前清演剧分花雅，此台不上“八大拿”。
官座池心分身价，举觞观戏实潇洒。

注：会馆戏楼演堂会戏，边饮酒边看戏，称之为“觞演”，故戏台楹联有“八千觞春风秋月尽消磨蝴蝶梦中琵琶弦上”之说。

“八大拿”为施公案中黄天霸戏。即：

《霸王庄》拿黄龙基
《鄚州庙》拿谢虎
《落马湖》拿李佩
《扒蜡庙》拿费德功
《淮安府》拿蔡天化
《里海坞》拿郎如豹
《安次县》拿毛如虎
《独虎营》拿罗四虎

所谓“八大拿”，是京剧的代称。

舞台虽小天地大，蝴蝶引庄到后花。
三转两迥已千里，五娘寻夫背琵琶。

注：正乙祠戏楼早期专演雅部戏昆曲，如《蝴蝶梦》、《琵琶记》、《桃花扇》、《燕子笺》等。

徽班名伶米应先，扮关从来不勾脸。
甩袖亮相惊四座，从此关戏被禁演。

注：米应先（米喜子）湖北崇阳人，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幼入春台班习正生，后为春台班台柱，享誉20年，当时国外来客或就学者，也常慕名求见。演戏极为认真，家设等身大镜，日夕相对。以演关羽戏著称。饰关羽不敷赤面，只略朴水彩，扎以包巾，益显蚕眉凤目，神威照人，令观众肃然起敬。这里所说“关戏被禁”之事即发生在正乙祠戏

楼。

长庚戏德众人钦，个人外串从不应。

御史贵胄都遭拒，宁锁香炉伴神明。

注：此事即发生在正乙祠，香炉设在土地祠前。

巧玲登楼在清晚，英逝竟在转眼间。

此伶为人最仗义，债主灵前焚借单。

注：梅巧玲于 1881 年应张文远团拜率四喜班在正乙祠演出。从文献查证，当时四喜班主要演员应有：杨隆寿（杨全）、姚增禄、鲍福山、余紫云、田桂凤、罗福山、龚云甫、金秀山、刘永春、德珺如等。梅巧玲不幸于 1882 年英年早逝。

同光名伶十三绝，正乙戏楼有遗篇。

三庆四喜奉盛事，供奉亦曾闹“万年”。

注：同光十三绝中有据可查的有程长庚、徐小香、卢胜奎、谭鑫培、梅巧玲、余紫云等在此登台。“万年”即“万年台”，清代称会馆中之固定戏台为“万年台”。

慈禧独厚长春班，特派供奉当教官。

正乙觔演带灯戏，供奉登台达十三。

注：长春班主陆华云（陆四）1904 年入署，自己组织长春班。慈禧知道后，命供奉免费教戏，以便选优者入宫。故长春班在正乙祠为云贵公讌演出时有十三位供奉演员。此乃正乙祠独有之繁盛。

名伶反串始近代，正乙氍毹曾领先。

叔岩为母庆华诞，春阳会友齐“变态”。

注：此盛况发生在民国八年（1918），比成立国剧学会（1931 年）那次庆典大反串演出要早 13 年。这也是正乙祠戏楼演出史上